

論中東地緣政治結構遞變 與美、「中」兩國權力轉移

On the gradual change of Geopolitical structur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Power Transfe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胡敏遠 博士

提 要：

- 一、「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際政治權力集中於少數國家之手，當新強權對原霸權國形成威脅時，即會出現「均勢」、「超越」等狀況，也會大幅增加戰爭爆發的可能性。
- 二、美、「中」競爭的本質是「零和遊戲」，美國認為中共不斷增加己身力量，未來會不斷挑戰美國的利益甚至取代其霸權地位；相對的，中共則認為美國不僅是挑釁，還全面壓制「中」方的崛起。
- 三、中共整體國力已接近美國的八成，其在中東地區的購油能力早已超越美國，也成為區域主要交往的經貿夥伴國，甚至多個國家都想以「人民幣」做為交易貨幣。再從外交、經貿、金融等各個領域來看，美、「中」雙方在中東地區已出現「權力轉移」現象。
- 四、中共積極採「勸和促談」的安全主張，已逐漸取代美國「集體安全」的區域秩序；一旦多數國家願意聽從中共主張，咸信全球權力轉移的時機將可能降臨。在這場權力可能移轉的賽局中，海軍官兵應掌握國際時勢的遞變，賡續努力以確保國家安全。

關鍵詞：權力轉移、中東地區、權力平衡、國際情勢、地緣戰略

Abstract

- 1.The theory of “power transfer” believes tha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ower is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few countries. When a new power poses a threat to the original hegemonic power, it will be happened the “balance of power”, “overtaking” or the other situations, which will also greatly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war outbreaks.
- 2.The essence of Sino-U.S. competition is a zero-sum game. The U.S. believes that the CCP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ts own power and will continue to challenge U.S. interests and even replace U.S. hegemony in the

future. On the other way, The CCP believ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only provoking, but also comprehensively suppressing the rise of “China”.

3. The national power of the CCP is close to 80% of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CP’s ability to purchase oil in the Middle East has already surpassed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become the main economic and trade partner of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Many countries even want to use the RMB as the currency for transactions with the CCP. Judging from various fields such as diplomacy, economy, trade, and finance, there may be a phenomenon of power transf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4. The CCP’s security proposition of “persuading peace and promoting talks” is gradually replacing the US’s “collective security” regional order. Once most countries are willing to heed the CCP’s proposition, the time for a global power transfer may come.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should recognize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make every effort to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 Power transition, Middle East,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Geostrategy

壹、前言

自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全球都將目光轉移至東歐地區，對於有「全球火藥庫」之稱的中東地區，¹卻乏人問津。中東在全球地緣政治戰略中具絕對的優越性，實因其處在「海權」與「陸權」的交界處，是地緣戰略學家史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所稱之「邊緣地帶」²，其重要性自然會受到全球大國的重視。中東地緣戰略位居歐、亞、非三大洲的交通要衝，是各種政治利益交換之

地，對任何大國欲謀求中東之利，必須優先考慮與處理的重要地域(如圖一)。³可見，中東地區地理位置的特性，加上具備得天獨厚的能源礦產，使得全球大國都想從該地區獲得較大利益，且地區發生任何與政治、軍事等衝突事件，都與強權的競爭緊密相連。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為獲取穩定能源供應，及確保其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盟邦-以色列的安全，因此將國家戰略重心置於該地。⁴美國除控制全球能源的出口量，更以強大的軍事與金融實力，牢牢掌

註1：Dimitris Almyrantis, “Was the introduction of guns (gunpowder) to the Middle East beneficial or harmful?” QUORA, May 9, 2017, <https://www.quora.com/Was-the-introduction-of-guns-gunpowder-to-the-Middle-East-beneficial-or-harmful>, 檢索日期：2023年7月24日。

註2：廖舜右著、張亞中、張登及主編，〈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總論(第四版)》(臺北市：五南出版社，2018年)，頁61。

註3：Jacques Levy ed., *From Geopolitics to Global Politics: A French Connection*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pp. 145-149。

註4：“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mplications for Defense-Issues for Congress,” CRS REPPORT, November 8, 2022, <https://sgp.fas.org/crs/natsec/R43838.pdf>, 檢索日期：2023年7月16日。



圖一：中東地區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中東〉，世界地圖，<http://www.maps.infobees.com/middleeast.htm>，檢索日期：2023年4月16日。

控住中東各國的政治動態；因而有長達半世紀之久，其在地區可謂「呼風喚雨」。然隨著中共國力不斷崛起，加上在基礎建設的科技能力持續上揚，中共在該地區已有「後來居上」之勢，讓美國長期「獨占鰲頭」之利，漸失風采，雙方在中東地區的權力競爭，已呈「勢均力敵」態勢。

依「權力平衡」的國際關係邏輯來分析，國際體系中若兩個強國力量處於「均勢」狀態下，彼此局勢會處於穩定狀態；⁵但事與願違，中東因美、「中」兩國的權力愈加接近，相互爭霸卻顯得極不平靜。兩強競爭是否會出現「權力轉移」

(Power Transitions)，端視中共是否有意願取代美國成為地區的新霸主，如同《權力轉移：21世紀的新戰略》(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21st Century)書中所言：「新興強國是否會成為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者，端視其國家意圖及對現狀是否滿意。」⁶故以「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fer Theory)觀點，探討兩大霸權國家在中東地區的權力展現，及是否會發生「權力轉移」現象。

本文首先分析中共在中東地區採取的積極外交戰略，是否衝擊美國在地區主導的國際秩序；其次，針對中共、俄羅斯、

註5：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117, 161-170。
註6：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Mark Abdollahian, Carole Alsharabti, Brian Efird and A.F.K. Organski,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pp.8-9。

伊朗三個陸上強權不斷深化彼此軍事合作關係，及渠等未來如何連結其他國家，會對美國全球戰略布局帶來的挑戰；最後，中東大國在經貿、科技甚至軍購的立場逐漸地偏向中共，是否意味該地區將出現「權力轉移」。當前美、「中」在全球早已展開激烈競爭，中東地區又為我國能源的主要供應地，海軍官兵有必要認清地區情勢的發展邏輯與脈絡，俾有助瞭解一旦臺海局勢升溫，中共是否以能源做為武器之企圖，方能及早判斷並應對突發狀況，俾有效保護海上交通線暢通，這也是撰寫本文主要目的。

貳、認識「權力轉移理論」

「權力轉移」為強權國家競爭的最後宿命，過程中彼此間的鬥爭往往伴隨著戰爭發生，此種情勢也是國際政治最重大的事務；因此，有必要認識「權力轉移理論」。概要內容如後：

一、權力轉移中的「權力」意涵

「權力」在「權力轉移理論」中占據極為重要的位置，一般是由人口數量(Population)、經濟生產力(Economic Productivity)、政治力量(Political Capacity)等要素組合而成。⁷人口關乎到能否直接納入生產或參與戰鬥的人數，由於

數量的比較直接牽涉年齡層的變化，因而對國家權力大小具決定性的功能；經濟力問題則是關於一國全民生產的總值及其科技創新能力的強弱；政治力則是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好壞。所以，權力須從上述三個層面比較，較能理解其真正意義。

美國學者奧根斯基(A. F. K. Organski)於1958年出版《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書，率先提出「權力轉移理論」的概念，⁸他認為權力分配不均時，戰爭爆發機率較小；反之，戰爭爆發多是由於強國間權力分配均等，或出現後者超越先行者的現象。⁹該理論認為國際政治權力乃集中於少數國家之手，而戰爭則源自體系內主要國家間綜合國力之差異、成長速度之快慢，及對現狀的滿意程度。敵對國家或集團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綜合力量呈現「均勢」(Parity)時，戰爭的機率會增加，雙方實力呈明顯差距時，戰爭的可能性降低。權力平衡出現時，非常不利於國際體系穩定，權力不均衡的層級體系才有助於維繫世界和平。

二、體系的結構摧化權力轉移的發生

權力轉移與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變化有著密切關係。學者華茲(Kenneth N. Waltz)認為，當一個國家權力不斷壯大到危及到整個權力體系平衡時，其他國家會

註7：同註6，頁8-9。

註8：A. F. K. Organski, "The War Led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wess, 1980), pp.13-17。

註9：張立德，〈21世紀美「中」權力關係檢視與展望：權力轉移理論觀點〉，《戰略與評估》(臺北市)，第5卷，第2期，2014年，頁91-116，<https://www.mnd.gov.tw/NewUpload/UserFiles/File/%E5%9C%8B%E9%98%B2%E6%99%BA%E5%BA%ABPDF%E6%AA%94/%E6%88%B0%E7%95%A5%E8%88%87%E8%A9%95%E4%BC%B0vol.5no.2-%E5%BC%B5%E7%AB%8B%E5%BE%B7.pdf>，檢索日期：2023年8月20日。

單獨或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該國，結果會促使大國間的「權力平衡」不斷重演。¹⁰權力轉移是依各成員國在國際權力結構的相對位置而定，並依各國權力的大小，區分為支配性強權(Dominant Power)、一般強權(Great Power)、中等國家(Middle Power)和小國(Small Power)等四個層級。支配性強權(例如「冷戰」後的美國)具有制定國際秩序、管理國際體系的能力與意願。一般強權、中等國家與小國因與支配性強權實力差距懸殊，因此較能接受現狀；反之，一般強權與支配性強權間的實力差距縮小，支配性強權能影響國際秩序的能力也會變小。因此，中、小國家對國際現狀就會呈現不滿(因國際秩序執行力減弱)，但也無力改變現狀，此種權力結構可視為不穩定的國際體系。¹¹相較於區域性的權力結構，因各地區都有區域性的強權、中等國家與小國，區域性的國際體系必然會受到全球國際權力結構變化而有所影響；但區域的權力變化卻不會對全球國際權力結構造成重大影響。¹²

三、「均勢」與「失衡」對權力轉移的發生機率

「均勢」是現實主義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兩極體系下的權力分配，最有助於國

際體系的平衡與穩定；且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國家不是謀求權力最大化，而是尋求權力的平衡分配。¹³新現實主義的「均勢」，其實質意義則是大國間權力平衡的分配關係；故權力轉移論者認為，當新強權力量對原霸權國形成威脅或有能力支配國際事務時，即會出現「均勢」、「超越」等狀況，並大幅增加爆發戰爭的可能性。¹⁴更有學者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強國，其權力資源達到支配性強權的八成以上，即成為一個潛在挑戰者，並於國際體系中產生「均勢」的情況；而當新興強權的權力資源「超越」(Overtaking)支配性強權二成時，此均勢情況即告結束，依歷史經驗，衝突的可能性將大幅增加。¹⁵

參、近期中東情勢與權力結構變化

中東地區的國際衝突除了存在大國間在此地的競爭外，還包括種族矛盾、教派衝突、難民、恐怖主義及糧食缺乏等問題，每一項都對中東國家帶來極大困擾。以下聚焦在美、「中」在該地區近20年來的博弈為核心，並檢視當前中東權力結構新的發展趨勢。

一、中東地區權力結構的變化與美國受支持的程度

註10：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124-125。

註11：吳玉山著、包宗和主編，〈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國際關係理論》(臺北市：五南出版社，2011年)，頁390。

註12：同註11，頁393。

註13：同註5。

註14：同註6，頁21。

註15：同註14。



「冷戰」期間，中東地區18個國家受制於兩極權力體系結構的制約，域內多以美國「馬首是瞻」，也有少數如伊朗、敘利亞)聽從蘇聯的指導。「冷戰」後，原受蘇聯指揮的國家大多成為「反美」國家；而原先親美國家的政治立場，並非都支持美國，端視其能提供多少利益而定。「親美」與「反美」在中東地區成為「集團武力」無法相互解決的權力結構，如美、沙《共同防禦援助協定》(the 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greement)，在2001年對阿富汗的「反恐」軍事行動中，基本上即是一群「親美」與「反美」國家間的對峙(如圖二)。美國主張讓「反恐戰爭」

在中東地區無限制的發展，但沙國與多數中東國家對此表達不同的意見，致使該戰役範圍僅限定在阿富汗國境內。大致而言，因美國有提供足夠的軍事公共財及保護傘，使中東地區的盟邦國家仍能在其控制範圍內。

二、美國反制過程檢討

(一)由2021年美、「中」的「國民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檢視，中共的經濟力量約為美國的七成三(中共17.7兆美元【約新臺幣540兆】、美國為23兆【約新臺幣701兆】)¹⁶；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力量上，共艦的數量似乎已「超越」美國，¹⁷依「權力轉移理論」分析，兩國在此地區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極高。隨著中共國力上升，也讓美國影響力下降，如2022年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訪問沙國時，希望海灣國家能與美國共同執行「抵制中共」(Boycott China)的策略，中東國家卻顯得「興致缺缺」；畢竟中共與中東重要產油國家的經貿活動日益頻繁，石油的交易額也愈來愈大。¹⁸值得重視的是，2013年起「一帶一路」倡議進入中東，隨即受到地區國家的青睞；且中共已是中東能源生產最主要的銷售國，也是沙國最主要的石油購買國(約占該國總輸

註16：Dina Smeltz and Craig Kafura, "Do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Want a Cold War with China?" *Global Affairs*, Oct 13, 2020, <https://globalaffairs.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do-republicans-and-democrats-want-cold-war-china>，檢索日期：2023年7月15日。

註17：The Military Balance 2020 (London: IISS, 2020), pp.262-265。

註18：〈OPEC：世界產油大國為何紛紛減產？〉，BBC中文網，2022年5月6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61342355>，檢索日期：2023年7月21日。

出量的二成七)，¹⁹而美國的能源交易僅占百分之五。²⁰

(二)中東地區原是美國的地盤，如今漸漸的被中共所取代，而中共是否有意願成為地區的領頭羊，都將令國際社會關注；至於兩國在中東地區展開的外交戰、金融戰，甚至可能出現「兵戎相見」，都會給全球帶來不幸。尤其兩大國在競爭過程中，是否出現「權力轉移」的現象，並引發重大的變化，更值得觀察。由於美國當前的實力確實無法像過往一樣，若想要運用「反中」及「伊朗威脅」等意識形態對抗，做為召集「反中聯盟」的主張，恐更加凸顯其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三、拜登出訪沙國的省思

(一)2022年7月13-16日，美國總統訪問中東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烏地阿拉伯等三國，此行主要目的包括鞏固與以國關係，並緩解以、巴衝突、鼓勵產油國家增產，以解決全球因能源價格高居不下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問題，及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中東安全聯盟，防止「中」、俄勢力在地區的擴張。²¹從結果來看，拜登此行並

沒有達成其所望的目標，首先在以、巴衝突的緩解方面，他除了獲得以國的掌聲外，並未給予巴國政府或國家任何助益，事實上不僅沒有解決長久以來所存在的衝突，反而加劇了雙方矛盾。²²其次，有關增產石油以抑制全球通膨上，拜登原希望說服沙國這個「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要角提高產量，但未獲承諾，自然全球高漲的通貨膨脹問題無法減緩。至於在強化同盟以對抗「中」、俄的目標也未獲得預期迴響，畢竟中共已是地區沙國、伊朗、阿聯酋等能源國的最大買家，巨大的購買力及龐大的經貿交易與能源合作，已對美國及其盟邦帶來巨大壓力，遑論要接受美國差遣共同抗「中」。

(二)以「權力轉移」理則觀察，當霸權國權力遭受挑戰時，會尋求新成員加入其主導之聯盟，或尋求經濟聯盟之擴張，希望在權力和資源上對潛在挑戰者取得壓倒性優勢。²³美國學者奈伊(Joseph Nye)認為當前國際情勢可比擬成「三維」棋局，軍事權力高度集中於美國；經濟情勢則呈多極形式，分散於美、「中」、日、歐

註19：〈沙烏地新聞社：習近平7日抵達沙國訪問3天〉，《經濟日報》，2022年12月6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6819533>，檢索日期：2023年7月17日。

註20：Jarrett Renshaw, Maha El Dahan and Aziz El Yaakoubi, "U.S. not expecting Saudi Arabia to immediately boost oil output," Reuters, July 15, 202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us-not-expecting-saudi-arabia-immediately-boost-oil-production-us-official-2022-07-15/>，檢索日期：2023年7月19日。

註21：Aaron David Miller, "Biden's Brief Middle East Pivot Won't Last," Foreign Policy, July 19,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19/biden-middle-east-trip-saudi-israel-russia-ukraine-iran/?tpcc=recirc_latestanalysis062921，檢索日期：2023年7月18日。

註22：茅毅編譯，〈拜登訪巴勒斯坦 再提兩國方案〉，《自由時報》，2022年7月16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528921>，檢索日期：2023年7月20日。

註23：同註6，頁33-39。

盟四個行為者；處理跨國議題的權力則高度擴散。拜登本想運用美國在地區政治、外交與軍事的優勢，要求以沙國為首「遜尼派」(Sunni)國家都須選邊站，共同對抗「中」、俄、伊朗；²⁴然地區國家在中共經貿與基建能力的吸引下，對比美國所能提供的公共財，確實呈現截然不同的處境。故美國僅能在軍事向度內尋求更多的盟友，以制壓中共在地區的影響力。

簡言之，中東國家面對美、「中」兩大國競爭，多採「避險」策略，即不願得罪任何一方，致讓美國在中東的聯盟策略遭到重挫；更凸顯拜登的「中東行」，不僅沒有達到藉石油增產以抑制高油價帶來的全球通膨壓力，亦無法以霸權之尊，號召地區國家共同對抗中共。此正象徵兩強在中東地區的競爭，正加速刺激「權力轉移」的到來。

四、習近平出訪中東的效益

(一)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於2022年12月應沙國王儲沙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之邀，赴該國進行三天「國是訪問」，期間並在首都利雅德舉行第一屆「中共-阿拉伯國家元首峰會」，及「中共-海灣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²⁵中共與地區產油國家建構的合作關係，植基於強大的購油

能力與基礎建設能量。檢視兩國的貿易總額由1990年的4.18億美元(約新臺幣125億)，升到2021年873億(約值新臺幣2,600億)，增幅近200倍；不僅石油能源的購買上超過沙國總出口的四分之一，重要基礎建設也多由「中企」承攬。雙方不僅有高額貿易量，也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維持著最大的貿易進、出口國關係。如與卡達的27年400萬噸液化天然氣的購買契約、與伊朗25年4,000億美元(約值新臺幣12兆)的石油長約，這些都成為地區能源國家，無不「趨之若鶩」的與中共深化雙邊(或多邊)的經貿合作。

(二)再從2023年兩國不斷強化雙邊的投資項目來看，沙國王儲應習近平的要求，由「沙特阿美公司」(Saudi Arabian Oil Company，即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投資158億美元(約新臺幣4,900億)在中國大陸東北及不同地區興建石油煉油廠；²⁶至於伊朗也要求能夠擴大與中共的貿易，以及結算機制改用「人民幣」計價。這些作為都顯見中東國家對中共的相互期盼不斷上升，中共在經貿與金融上與中東大國的合作，正一步步改變地區主要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動向。

五、美國防長出訪約旦等三國的涵義

註24：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著、李靜宜譯，《權力大未來(The Future of Power)》(臺北市：天下遠見，2011年)，頁264-265。

註25：胡敏遠，〈論美、「中」在中東地區的大國競爭-權力平衡觀點〉，《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7卷，第3期，2023年6月1日，頁7。

註26：「沙特阿美公司」宣布在中國大陸的兩項巨額投資計畫中，其一即是在遼寧省盤錦市建設一座大型煉油化工一體化聯合裝置。熊超然，〈沙特阿美接連豪擲重金在華投資，總額超1,000億人民幣〉，華新要聞，2023年3月28日，<https://newmediamax.com/article/1itice2t1v5ff.html>，檢索日期：2023年7月21日。

當前美國因應中共在中東地區外交的積極攻勢，顯得「左支右絀」且窮於應付。2023年3月，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James Austin III)銜命出訪約旦、以色列及埃及三國，²⁷期間不斷強調中共對中東地區的野心，也要求「遜尼派」國家應團結一致對抗伊朗，因為伊國核武發展是造成全球動亂的禍源。與此同時，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亦訪問中亞地區，意圖讓中亞國家不致於過度向中共傾斜。²⁸面對美國大動作回應，中共卻「悄無聲息」的在2023年3月10日於北京，積極促成沙國與伊朗的和解，雙方也同意恢復外交關係及重新開設大使館。²⁹中共在該地區的外交活動確實讓美國難以招架，尤其沙、伊的「大和解」是地區最重要的外交事件，凸顯中共的影響力已獲得遜尼與「什葉派」(Shia)國家的信任；而兩派的長期衝突，也可在其斡旋下，獲得更為和平與安定的局面。由美國長期主導遜尼派國家對抗伊朗的意圖，似乎遭到重創，亦代表未來兩造在地區的外交博弈，勢必將愈趨「白熱化」。³⁰



圖三：中共「一帶一路」倡議圖

資料來源：〈窮國因一帶一路背債 研究：隱性債務高達10.7兆〉，中央通訊社，2021年9月29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9290348.aspx>，檢索日期：2023年7月22日。

肆、中共的積極外交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

「二戰」結束後，中東地區的權力格局大多由美國掌控，其採行策略是結合以、沙與埃及等盟邦，共同抵制伊朗等「什葉派」國家；並以建立「集體安全」為核心的戰略構想，假想渠等會對美國的盟邦造成威脅，因而採「集體防衛」方式共同抵禦對手的入侵。然中共卻運用「一帶一路」倡議(如圖三)，提高雙方經貿交往、加強能源合作、增加基礎建設等誘因驅使

註27：張子清，〈美國防部長抵約旦 展開中東訪問行程〉，中央廣播電台，2023年3月5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61033>，檢索日期：2023年7月16日。

註28：古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到訪哈薩克斯坦表示支持該國主權獨立〉，rfi，2023年2月28日，<https://www.rfi.fr/tw/%E5%9C%8B%E9%9A%9B/20230228-%E7%BE%8E%E5%9C%8B%E5%9C%8B%E5%8B%99%E5%8D%BF%E5%B8%83%E6%9E%97%E8%82%AF%E5%88%B0%E8%A8%AA%E5%93%88%E8%96%A9%E5%85%8B%E6%96%AF%E5%9D%A6%E8%A1%A8%E7%A4%BA%E6%94%AF%E6%8C%81%E8%A9%B2%E5%9C%8B%E4%B8%BB%E6%AC%8A%E7%8D%A8%E7%AB%8B>，檢索日期：2023年7月21日。

註29：Adam Poruahmadi, "Saudi Arabia and Iran agree to reopen embassies during Beijing talks on resumption of diplomatic ties," CNN, April 6,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4/06/china/saudi-arabia-iran-china-beijing-diplomatic-relations-intl-hnk/index.html>，檢索日期：2023年4月11日。

註30：同註25，頁19。

下，讓美國集體安全構想與軍事影響力不斷下降。

中東許多國家如沙國、阿聯酋、卡達、埃及、伊朗等，均認為經貿合作所能帶來的效果，遠比軍事合作或戰爭所主導的聯盟關係更為重要；因而在政策上愈傾向歡迎「中」方的經貿合作。如今因《沙、伊復交協議》簽訂，象徵中東地區各國的戰略重心正從軍事集體防衛，朝向經貿合作的全球安全倡議，此種趨勢亦代表地區的權力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轉變。具體分析如後：

一、中共話語權漸居上風

2022年12月習近平出訪中東，是中共在阿拉伯世界累積20多年的經營成效，所展開的收割行動之一；而「沙、伊復交」又可謂中東地區國際事務正從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權力格局，朝向以美、「中」共同主導的兩極(甚至是多極)權力結構的方向轉變。值得關注的是，中共推動外交策略通常採三階段：首先，發展雙邊的經貿合作；接著以協助上開國家建設基礎設施為由進行合作，不僅提供技術援助，甚至可在互惠條件下，雙邊進入基礎建設與融資合作的發展階段；最後，要求與渠等國家建立互惠的安全或政治方面合作，如軍事交流、情報交換等。秉此，中共在極短的時間內轉變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的權力結

構，其劍指美國的企圖「昭然若揭」，亦顯示其在中東的「話語權」漸居上風，並讓該地區的權力結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二、美國訂定中東秩序的「主導權」正受挑戰

(一)美國長期以來制訂的中東國際秩序，係建構在以集體安全為架構的軍事聯盟，對抗以伊朗為邪惡軸心的集團國家；其集體安全又是以美式的「自由、民主、人權」為基調，建立對手為「獨裁、專制、恐怖」的暴力集團。在意識形態劃分標準下，中東地區一邊為以色列及遜尼派國家的「親美」集團；另一邊則是伊朗等什葉派國家的「反美」集團。「親美」集團在西方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很快即掌握到政治主流地位；而伊朗等什葉派國家則被塑造成與國際恐怖主義「沆瀣一氣」的獨裁國家，兩派勢力的對抗讓該地區的秩序長期處在紛擾與對抗中。

(二)美國與中東盟邦國家的聯盟構想是運用「離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的策略，讓美國得以減少應盡的國際義務，達到維持區域權力平衡之目標。³¹美國藉尋找區域強國(以國、沙國)，以結盟或建立軍事合作方式，使其成為霸權國在區域的主要「代理人」，以制衡潛在威脅國的挑戰，從而降低陷入與敵對國家發生衝突的風險。³²因其訂定的國際秩序與

註31：“America's Gains and Losses in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iNEWS, Oct 19, 2022, <https://inf.news/en/military/1d210edde833cb412434d461ec287f4c.html>，檢索日期：2023年7月21日。

註32：John J. Mearsheimer & Stephen M. Walt,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A Superior U.S.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4, July-August 2016, pp.3-75。

規則，是立基於「親美」與「反美」兩派始終無法和平解決的權力架構之中，所以地區兩派的國家衝突始終未曾間斷；然當2022年4月習近平在「博鰲論壇」上發表《全球安全倡議》，提到應「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則」³³此種「勸和促談」的論述，加上協助沙、伊兩國恢復外交，並讓兩派之間的爭鬥獲得暫歇，都讓美國昔日策略受到嚴重挑戰。

三、美國意圖抗衡伊斯蘭派系的團結

(一)當前中共主張共同性安全的外交策略，強調應將遜尼及什葉派的安全、威脅都規劃在同一框架之中進行談判，而非以衝突為目的的「零和遊戲」，似乎遠勝於美國所建構的中東國際秩序與規則。隨著沙、伊關係的和解，中東地區其他彼此仇視的國家，也有開展和談跡象，例如沙國正意圖與葉門叛軍「胡塞組織」(Houthi)解決彼此的武裝衝突；³⁴而敘利亞也有意願訪問沙國，尋求兩國的軍事和解。中共的「勸和促談」之舉，在中東地區似乎獲得多數國家的青睞，由此也可看出習近平正意圖建立一個以中共為核心的安全架構及新的國際秩序，此一秩序的制訂明顯是與美國所建構的舊秩序進行較量

；換言之，美國長期控制下的中東國際秩序，正遭到空前的考驗。

(二)正當這些和解之路正在進行之際，美國卻以伊朗仍不斷支持什葉派激進組織為由，向敘利亞發動攻擊，³⁵似乎暗示中共主張的和談之途，實無法解決地區數百年來的恩怨；畢竟，遜尼與什葉派國家完成和解，加上沙、伊兩國「化干戈為玉帛」，這些舉措勢必對美國長期以「集體安全」為主體的國際秩序帶來重大衝擊。從「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的觀點出發，美國並不希望中東的國際秩序出現一個大和解的現象；亦可見，其反對中共所擬訂的中東新國際秩序之藍圖，並認為「集體安全」的主張才是解決地區宗教、種族、派系衝突的唯一方法。

伍、中、俄、伊強化聯盟對中東權力結構的影響

目前中共、俄國與伊朗等陸上強權的團結，肯定會對歐亞大陸造成重大的影響，尤其對區域的地緣政治戰略造成改變；此外，美國主導區域安全的政治與安全議程，也會隨之而出現兩強爭霸的趨勢，並對中東權力結構帶來巨大變化。分析說明如后：

註33：陳文蔚，〈習談《全球安全倡議》未獲關注 專家示警：恐是中國根本改變國際秩序宣言〉，中央廣播電台，2022年7月19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38996>，檢索日期：2023年7月21日。

註34：曾蘭淑，〈美國離開之後...伊朗、沙烏地復交中東權力真空中國趁虛而入〉，信傳媒，2023年3月25日，<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39235>，檢索日期：2023年7月22日。

註35：〈美國參聯會主席：敘利亞使命值得面臨的風險〉，美國之音，2023年3月5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syria-mission-worth-the-risk-20230304/6990012.html>，檢索日期：2023年7月21日。

一、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發展對中共有利

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包括能源所引發的大國間政治、經濟與軍事利益。中共為能獲得長期穩定的能源供應，不斷地與產油國家簽訂新的購油協定，讓渠等對中共的依賴日益加深，甚至已超過美國。另外，中共藉由「陸上絲綢之路」及「中歐班列」陸上交通運輸網，不斷地連通中亞、中東與南歐國家的陸上交通，顯示中共有意進行歐亞大陸上的陸權國家的整合。當前中共的企圖是要成為歐亞大陸最主要的陸上霸權，才可將中東的政、經、軍等地緣戰略利益納入囊中，也是其積極參與地區政治最主要的原因。

二、政治與安全議程主導權的變化

(一)長期以來，中東地區的政治與安全議程都由美國主導，地區國家自然分為以美國為首的「親美」國家聯盟，以及反對美國霸權統治的「反美」集團，兩派力量對峙中，又以沙、伊間的衝突最為明顯。中共斡旋兩國復交，明顯是要爭取區域安全的話語權，讓地區事務的主導權從美國的「單極」世界，成為各方都能參與的「多極」世界，並取代美國長期以來主導中東政治與安全議程的權力。

(二)中共自「二十大」以後，積極與中東國家發展全方位的外交，同時不斷擴

大「一帶一路」倡議的成果，俾與美國遂行一場全方位的大國競爭。2022年12月初，習近平赴沙國訪問，期間又分別參與三場重要國際會議，³⁶實為其挑戰美國在地區「單極霸權」的起手式；隨後積極搓合沙、伊兩國的關係，並簽署完成《沙、伊復交協議》及兩國承諾於兩個月內恢復大使館重開，都讓中共在中東地緣政治競賽的角色份量加重，也確實讓美國長期主導地區的政治、安全議程發生變化。

三、「中升美降」趨勢愈益明顯

中共為改變美國長期主導下的中東國際秩序，正試圖擴大自己在各個國際組織中的成員，例如沙、伊雙方同意加入「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或稱「上合組織」)及「金磚五國」(BRICS, 指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共、南非等五個新興市場國家)合作機制兩組織，咸信該兩國是在中共的經濟與政治利益誘惑下，同意恢復彼此外交關係。分析如后：

(一)「上海合作組織」(SCO)

該組織前身為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國」會晤機制，創始成員為「中」、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及烏茲別克。³⁷2001年，各成員國決定擴大合作範圍與安全區域同時更名，並以軍事合作及反恐任務為主要合作項目。³⁸2017年，印度和

註36：同註25。

註37：黃一哲，「中共的區域安全合作—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例」，《復興崗學報》(臺北市)，第92期，2008年，頁349-350。

註38：郭武平、劉蕭翔，〈上海合作組織與俄中在中亞競合關係〉，《問題與研究》(臺北市)，第44卷，第3期，2005年5月，頁134。「上合組織」是第一個以中國大陸城市命名的國際組織，以確保亞洲地區北部和西北部地區國家的安全為目的。

巴基斯坦加入該組織成為成員國；4個現有觀察員國包括阿富汗、白俄羅斯、伊朗、蒙古。2023年7月伊朗正式加入成為SCO成員國，同時對話伙伴國增加為9個，這些國家預計在2023年都會成為「上合組織」的新成員國。³⁹由於成員國不斷增加，合作性質與內容也隨之擴大，代表著亞太地區已形成一個具有多邊性質的組織，其屬性也從「反恐」向經濟、社會、環保等安全性質的形態轉變，且儼然成為亞洲地區具「集體安全」性質的國際組織。

(二)「金磚五國」合作機制

由於中共與全球142個國家都維持最大的貿易出口國，因而各地區的國家也都表達希望加入「BRICS」，例如哈薩克、沙國、阿根廷、埃及、印尼、奈及利亞、塞內加爾及阿聯酋、泰國等，都已表明願意納入此一合作機制。⁴⁰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SCO」或「BRICS」未來都將建立一個以人民幣支付的金融體系，此點才是美國最為擔心的發展趨勢。換言之，中共正藉由掌握該兩組織，不斷吸引新成員國的投入，建構以其為核心的國際組織。合理推論，中共係為

改變美國在中東主導的權力格局，利用既有的政、經為籌碼，與地區國家進行「合縱連橫」策略，以增大在中東的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成為地區新的霸權。

陸、美、「中」博弈與出現「權力轉移」的可能性

一般霸權的興衰可歸納為兩類，其一為霸權的「絕對衰弱」，係因內部管理不善、力量分散，造成自身經濟、軍事、政治實力衰敗；其二是霸權的「相對衰弱」，指次要霸權國家的發展力量，趕上霸權國家。因此，美、「中」間若出現權力轉移，最可能先出現美國國力的衰敗。⁴¹兩國的權力現況是否會出現權力轉移，分析比較如后。

一、經濟與軍事力量對比

(一)經濟面

1. 近20年來，中共的經濟年成長率都維持在百分之六以上，直追美國之後。⁴²美國「國民生產毛額」(GDP)2019年為22.3兆美元(約680兆新臺幣)，高於中共的15.3兆(約457兆新臺幣)⁴³，2022年中共上升為18兆美元，美國約23兆；⁴⁴一般預

註39：張淑伶，〈伊朗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組織 成員國增至9個〉，中央通訊社，2023年7月4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307040341.aspx>，檢索日期：2023年7月22日。對話伙伴國計亞塞拜然、亞美尼亞、柬埔寨、尼泊爾、土耳其、斯里蘭卡、沙國、埃及和卡達等。

註40：李文輝，〈阿根廷盼加入 金磚5國可望擴員〉，《旺報》，2022年6月24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20624000647-260303?chdtv>，檢索日期：2023年7月21日。

註41：倪世雄著、包宗和編訂，《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市：五南出版社，2010年)，頁258。

註42：YAO YA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Retrospect," Brookings, August 2019, pp.6-7,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9/08/9780815738053_ch1.pdf，檢索日期：2023年7月20日。

註43：Jeff Desgardins, "The \$86 Trillion World Economy- In One Chart," World Economic Forum, September 10, 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9/fifteen-countries-represent-three-quarters-total-gdp>，檢索日期：2023年7月19日。

註44：陳言喬，〈大陸2022年GDP總量18兆美元 官員：綜合國力再增強〉，《經濟日報》，2023年2月28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6999113>，檢索日期：2023年7月22日。

測，2030年中共GDP將占全球百分之二十五，且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⁴⁵另外，「俄烏戰爭」發展至今，美國對烏克蘭的軍、經援助接近1,000億美元(約新臺幣3.3兆)，⁴⁶戰爭可能因長期的持久對抗，讓美國再度陷入到另一個「戰爭錢坑」之中。

2. 再者，美國的經濟成長受到外在因素及國內市場通膨居高不下的雙重影響，預測2023年美國的經濟成長僅百分之0.4；相對中共在「後疫情」時代，因經濟秩序恢復，其經濟成長約可達百分之5.2，兩相比較，差距將近10倍。⁴⁷以此推算，至2024年中共整體的經濟實力約可達到美國的八成八，經濟差距更加拉近；加上中共後續的成長可期，但美國卻未見明顯復甦，這些指標都象徵著雙方權力將可能出現轉移。

(二) 軍事面

2022年，中共在陸、空軍兵力雖仍落後於美國，但令人矚目的是，共軍已完成組織編裝調整，不僅大幅提高遂行聯合作戰的能力，且海軍艦艇數量成長快速，使

美軍在西太平洋的兵力部署面臨極大壓力；而共軍更可遠離中國大陸沿海執行更多的戰略任務，包括進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⁴⁸再者，中共空軍擁有900多架現代化第四代戰機，且部署2個「殲-20」匿蹤戰機中隊，刻正強化其現有的176架「轟-6」轟炸機戰力。⁴⁹美國智庫「藍德公司」(LAND)曾多次進行電腦兵棋模擬推演，美軍與共軍在西太平洋的對弈，共軍獲勝的機率極高，讓美國不敢輕視此一問題；⁵⁰因此，美軍若想以軍事力量壓制中共的挑釁，恐將遭受嚴重的打擊。

雖然，美國霸權的力量有走下坡之勢，但並未呈現完全的衰弱跡象，中共新霸權的崛起也未達可完全取代舊霸權的能力。然當舊霸權衰弱時，國際政治和經濟會出現動盪，新的國際秩序需要一個新霸權，和一套能為各國一致同意並可約束每個國家的國際制度；尤其新霸權出現前，更需要重要的強國共同協調國際秩序，否則重大的軍事衝突在所難免。⁵¹簡言之，大國競爭導致全球權力結構的失衡，過程中若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在國際的新秩序

註45：Jeff Desgardins, "The \$86 Trillion World Economy- In One Chart", World Economic Forum, September 10, 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9/fifteen-countries-represent-three-quarters-total-gdp?fbclid=IwAR1QrmnuUI79gLNdl8iQwD0I9PARH8ULTTYzb8mbqcXxLxtgy8rycuedydg>, 檢索日期：2023年7月21日。

註46：劉耀洋，〈俄烏戰爭將滿一週年 美已援助超過 700億美元 歐洲國家加總都沒他多〉，Newtalk, 2023年2月22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3-02-22/858724>, 檢索日期：2023年7月22日。

註47：黃燕明，〈【博鰲論壇】李強會見IMF總裁：有信心實現全年經濟目標〉，鉅亨網，2023年3月30日，<https://news.cnyes.com/news/id/5132110?exp=a>, 檢索日期：2023年7月22日。

註48：同註17，pp.262-263。

註49：同註17，p.265。

註50：郭崇倫，〈美中臺博弈/美智庫兵推2026年共軍攻臺 美軍恐慘贏、日態度成變數〉，《聯合報》，2022年8月20日，<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870/6549819>, 檢索日期：2023年7月17日。

註51：同註41，頁259。

未出現前，很容易出現「金德柏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⁵²，並讓全球陷入動盪不安的情境中。

二、金融貨幣霸權之爭

(一)「美元」目前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場流通最主要的貨幣，「人民幣」的發行量與使用率仍偏低，若要取代美元成為全球最主要貨幣，仍有很長的道路要走。中共藉強大的經貿力、基建力、購買力已為人民幣的成長向前跨出一大步，也對美元主宰一切的金融體制造成極大威脅。預判中共會繼續擴大其影響力至中東與北非國家，甚至連接中亞與整個非洲大陸，挑戰修正歐、亞、非大陸的金融體制，建構以「人民幣」為中心的新秩序，並成為對抗美國的重要手段。

(二)「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美、「中」雙方經濟與金融戰規模不斷升高，人民幣挑戰美元的風潮也隨之「水漲船高」。當前中共為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而沙國則是最大出口國，習近平選擇2022年底在美、沙關係低檔之際出訪中東，除了強化與該地區產油國家關係、確保能源供應穩定外；若讓沙國能在石油貿易上做出關

於放棄美元的任何舉措，都將是令全球市場震撼的消息。沙國先前為對抗美國，就曾揚言放棄以美元做為石油交易貨幣，⁵³另「中」、沙兩國原本談了數年的以人民幣計價原油合約的協商談判也正加速；以該國每日出口約620萬桶原油估量，即便只將其中一部分的計價從美元換成其他貨幣，也將意義深遠；且可能在中東國家產生示範作用，讓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霸主地位持續被削弱。⁵⁴

柒、結語

「權力轉移理論」包括軍事力、經濟力與巧實力的發揮，三者力量的比較，除了實力大小出現變化，可能發生權力轉移外，重要的是次要霸權是否有意願挑戰原霸權的地位。新興強國未必是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者，端視其國家意圖及其對現狀是否滿意。⁵⁵新興強權之所以會挑戰原霸權，除了實力增長之外，也包括遭受到原霸權的制壓、圍堵等壓力下而採取的反制措施；此點如「攻勢現實主義」所言，霸權國的爭奪經常會使國際體系從「均衡」發展到「不均衡」狀態，歷史會一直在這

註52：「金德柏格陷阱」是指世界強權轉移的過程中，因舊權勢力式微造成國際秩序紊亂，而新霸權雖有取代之勢，但當尚未建構新的國際秩序，不足以對國際社會帶來穩定效用。Alex Lo, "The 'Kindleberger Trap'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11, 2022,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73896/kindleberger-trap-china-and-united-states>, 檢索日期：2023年7月19日。

註53：“The U.S. Is Facing A Major Challenge As Petrodollar Loses Force,” Market Insider, February 2 2023, <https://markets.businessinsider.com/news/stocks/the-us-is-facing-a-major-challenge-as-petrodollar-loses-force-1032063614>, 檢索日期：2023年7月22日。

註54：李書良，〈習籲油氣貿易以人民幣結算 美元恐受波及〉，《工商時報》，2022年12月11日，<https://ctee.com.tw/news/china/771337.html>, 檢索日期：2023年7月22日。

註55：同註6，頁21。

樣的周期變化中前進。解決國際體系權力結構與力量重新分配可能出現的不均衡，重要的手段就是依靠戰爭，亦可稱之為「霸權戰爭」。⁵⁶

從美國的角度觀察，美、「中」競爭的本質是「零和遊戲」，美國認為中共不斷地增加己身的競爭力，未來會挑戰其利益，甚至將取代其霸權的地位；「中」方則認為美國對中國大陸具有挑釁意味，且不斷壓制其在各方面的崛起速度。因此，北京認定的「權力平衡」，就等同於美國遏制中共實現其抱負，甚至更為負面的意涵，⁵⁷致雙方間的大國競爭，引發武力衝突的可能性愈來愈高。現今，中共的國力已接近美國的八成，全世界又有超過142個國家與中共維持最大的貿易夥伴關係；加上中共在中東地區購買原油及能源的能力早已超過美國，並成為中東國家主要交往的經貿夥伴國，甚至有多個國家想以人民幣做為與中共交易的貨幣。換言之，從外交、經貿、金融及基礎建設等各領域觀察，美、「中」間在中東確實可能出現權力轉移現象。

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共以「勸和促談」為主張，努力推動沙、伊復交，接著又

推動「遜尼」與「什葉」派國家合作，讓地區的國際政治與伊斯蘭國家間的仇恨能獲得解決，地區對中共的敬重與依賴也隨之加重，讓美國的影響力不斷下降。中共在中東的話語權上升之際，昔日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也遭到空前的挑戰。中共已顯露出要制訂國際新秩序的企圖，一旦多數國家都聽從中共的主張，國際秩序的主宰權將落入其手，代表全球權力轉移的時機將可能降臨；至於中共稱霸後，是否會成為另一種新集權統治的模式，其治理手段是否損及百年來的民主機制，深值世人警惕並關注。當前國人面對臺海局勢升溫之際，有必要及早判斷中共政治及軍事意圖，才能預做準備，海軍官兵更應掌握國際時勢的遞變，賡續努力備戰，以確保臺海和平穩定與國家安全。



作者簡介：

胡敏遠博士，退役陸軍上校，陸軍軍官學校72年班、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85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87年班、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91年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91年班、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級專業人員。

註56：倪世雄等著，《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45。

註57：Lyle Goldstein, "How China Sees America's Moves in Asia: Worse than Containment,"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9, 2014,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china-sees-americas-moves-asia-worse-containment-11560>，檢索日期：2023年7月22日。

